

她常回憶起八歲以前的日子：風吹得輕輕的，花開得漫漫的，天藍得像大海。媽媽給她梳漂亮的小辮子，辮梢上扎蝴蝶結，大紅，粉紫，鵝黃。給她穿漂亮的裙，裙擺上鑲一圈白色的滾邊兒，還有鞋頭上綴着花朵的紅皮鞋。媽媽帶她去動物園，看猴子爬樹，給鳥喂食。媽媽給她講童話故事，講公主一睜開眼睛，就看到王子了。她問媽媽，我也是公主嗎？媽媽答，是的，你是媽媽的小公主。

可是有一天，她睜開眼睛，一切全變了樣。媽媽一臉嚴肅地對她說，從現在開始，你是大孩子了，要學着做事。媽媽給她端來一個小臉盆，臉盆里，泡着她換下來的衣裳。媽媽說，自己的衣裳，以後要自己洗。

正是大冬天，水冰涼徹骨，她瑟縮着小手，不肯伸到水里。媽媽在一邊，毫不留情地把她的小手，按到水里面。

媽媽也不再給她梳漂亮的小辮子了，而是讓她自己胡亂地用皮筋扎成一束，蓬鬆着。她去學校，別的小朋友都笑她，叫她小刺猬。她回家對媽媽哭，媽媽只淡淡說了一句，慢慢就會

# 奔跑的小獅子



梳好了。她不再有金色童年。所有的空余，都被媽媽逼着做事，洗衣，掃地，做飯，甚至，去買菜。第一次去買菜，她攥着媽媽給的錢，膽怯地站在菜市場門口。她看到別的孩子，牽着媽媽的手，一蹦一跳地走過，那么的快樂。她小小的心，在那一刻，漲滿疼痛。她想，我肯定不是媽媽親生的。

她回去問媽媽，媽媽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是。只是埋頭挑揀着她買回來的菜，說，買黃瓜，要買有刺的，有刺的才新鮮，明白嗎？

她流着淚點頭，第一次懂得了悲涼的滋味。她心里對自己說，我要快快長大，長大了去找親媽媽。

幾個月的時間，她學會了燒飯、炒菜、洗衣服。她也學會，一分錢一分錢地算賬，能辨認出，哪些蔬菜不新

鮮。她還學會，釘鈕釦。

一天，媽媽對她說，媽媽要出趟遠門。媽媽說這話時，表情淡淡的。她點了一下頭，轉身跑開。等她放學回家，果然不見了媽媽。她自己給自己梳漂亮的小辮子，自己做飯給自己吃，日子一如尋常。偶爾地，她也會想一想媽媽，只覺得，很遙遠。

再後來的一天，媽媽成了照片上的一個人。大家告訴她，媽媽得病死了。她聽了，木木的，並不覺得特別難過。

半年後，父親再娶。繼母對她不好，幾乎不怎麼過問她的事。這對她影響不大，基本的生存本領，她早已學會，她自己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如岩縫中的一棵小草，一路頑強地長大。

她是在看電視里的《動物世界》時，流下熱淚的，那個時候，她已嫁得好夫婿，在日子裏安穩。動物世界中，一頭母獅子拼命踢咬一頭小獅子，直到它奔跑起來為止。她就在那會兒，想起媽媽，當年，媽媽重病在身，不得不硬起心腸對她，原是要讓她，迅速成爲一頭奔跑的小獅子，好讓她在漫漫人生路上，能夠很好地活下來。

意大利藝術專家發現了據信是文藝復興時代大師卡拉瓦喬的上百幅作品，作品總價值預計可能達7億歐元，將有助瞭解這位英年早逝的繪畫奇才的謎樣人生。

藝評家哈德遜表示，能發現任何藝術大師尚未面世的百件作品，都是相當驚人的事，何況卡拉瓦喬已知作品大約不過百幅，這上百幅新發現的畫作若證實是他的真迹，可能有助世人對這位畫壇奇人的瞭解。

這些畫包括約100幅素描和另一些畫作，是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蘭斯福扎城堡所收藏的畫作中發現。那些畫的作者是畫家彼得扎諾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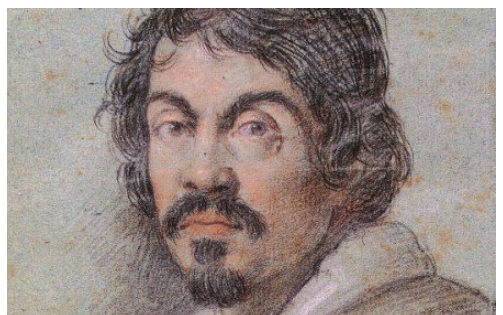
格。藝術專家認爲這些畫作應出於卡拉瓦喬之筆，但立即有些藝術史學家對這件事提出質疑。擁有這些畫作的米蘭市主張謹慎以對。市政府文化部門發言人說，“這些畫作一直都在那裏，從來沒人說是卡拉瓦喬的作品。”發言人表示，市府先前未被告知，將會就此事進行查證。

卡拉瓦喬本名米開朗琪羅·梅里西，生於1571年，歿於1610年，被尊爲明暗對照畫法大師，是歷史上最受磨難的畫家之一。他常與人衝突鬥毆，後來更因爲殺死情敵被判死刑而逃離羅馬，逃亡期間死于發燒，草草下葬。

# 意大利發現百幅大師畫作 估值達7億歐元

而卡拉瓦喬自11歲即隨彼得扎諾學畫。

意大利媒體刊登出了這些畫作的部分照片。據研究這些畫作已2年的專家庫魯茲和費德利哥里表示，這些新發現的大師作品總值約達7億歐元。這一估價根據的是過去幾年文藝復興時代畫家作品的平均拍賣價



“科學與真理同行，也必與醜聞相伴。”這話不知道是哪位哲人說的，頗有些聳人聽聞的味道。不過客觀地講，世上騙人的把戲太多，而且這些把戲一旦沾上科學的邊兒，就更讓人真假難辨、捉摸不透。然而騙局終究是騙局，就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 1. 關爾唐古化石——世紀大騙局

這一世紀大騙局是歷史上最爲著名的科學醜聞之一。1911年，英國律師道森聲稱在關爾唐發現了一個猿人頭蓋骨的一部分。1913年，道森和英國著名人類學家伍德沃德宣佈，他們發掘出了一種半猿半人的生物頭蓋骨，並說這種生物生活在大約50萬年以前。他們的“發現”被當作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一個有力證據，在人類學上被命名爲“曙人”，被認爲是類人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的過渡性生物，甚至作爲重大科學成就出現在郵票上。1928年，科學家採用含氫量測定化石年代的辦法，查出“曙人”的頭蓋骨不早於新石器時代，下頷骨屬於一個未成年的黑猩猩，他們還發現頭蓋骨、下頷骨全經過了染色處理。一場精心製造的騙局終於真相大白。

## 2. N射線——集體的自我欺騙

在1899年英國科學家倫琴發現X射線後，1903年，法國著名物理學家布朗洛宣佈他發現了一種新射線——N射線。它引起了法國物理學界的狂熱追捧，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貝克勒爾在內的衆多學者紛紛跟進。1904年上半年，僅法國科學院院刊就發表了54篇有關N射線的論文。但在法國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能發現這種射線。後來，英國物理學家伍德證明，N射線純屬子虛烏有。布朗洛出于急于做出重大成就與英國人一較高下的心理，把自己的主觀判斷當作了客觀事實。而其他法國科學家則出于一種民族自豪感而團結在布朗洛周圍，從而製

# 震驚世界的十大科學騙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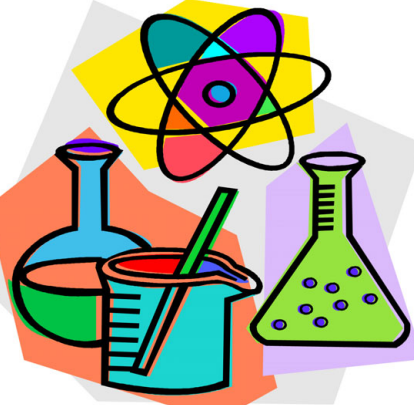
造了這幕集體自我欺騙的鬧劇。

## 3. 密立根在做實驗時選擇數據——偉人身上的瑕疵

1910年，美國物理學家密立根進行了著名的“油滴實驗”，第一次測出了氫比一個電子重1836倍，獲得了192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與此同時，比他更有名望的物理學家埃倫哈夫特也在進行相同的實驗，但沒有得到相應的結果。事隔60年後，史學家發現，密立根發表的58次觀測結果，並非如他信誓旦旦所說的那樣是“沒有經過選擇的”，而是從140次觀測中挑選出來的！他只採集那些對他有利的漂亮數據，而不利的數據則一概刪去。這一發現震動了物理學界。

## 4. 冷核聚變——急于求成變笑柄

1989年3月23日，美國猶他大學的彭斯和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弗萊什曼舉行新聞發佈會，宣稱在實驗室的小型裝置上，用鉀作陰極電解重水，實現了常溫常壓下的“冷核聚變”。但是，世界各地1000多個實驗室始終沒有人成功地重複出彭斯和弗萊什曼的實驗結果，最終否定了這一成果。他倆的故事也就成了科學界幾乎人人皆知的反面教材。(待續)



(接上期)放下“熔爐”情結，活出自己的精彩

在來美國之前，曾經讀過一本介紹美國的小冊子，它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多民族的大熔爐”，多么形象的比喻，“A Big Melting Pot”。美國果真是一個“民族熔爐”嗎？

在這個問題上，研究美國民族問題的社會學界一直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論點。文化多元主義的盛行，使許多人對於美國是“民族熔爐”這一傳統觀念發生了深刻的動搖。最爲著名的是由Nathan Glazer與Daniel P. Moynihan合著的《Beyond the Melting Pot》(被譯成《遠離熔爐》)，該書作者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內森·克拉澤，于1962年參加了一項對紐約市少數族裔的社會調查，他們選擇黑人、猶太人、波多黎各人、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作爲對象，分析這些移民團體的歸屬感，結果發現，他們是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具有強烈的種族意識。這些移民並沒有象通常所認爲的那樣，在美國這個“上帝的熔爐”中煉成了全新的美利堅人。“熔爐”的神話被打破了，次年他們的調查結果以《遠離熔爐》(Beyond the Melting Pot) 這個引人注目的標題發表了。在書中，他們第一次在學術意義上提出並使用ethnicity這個詞，來描述“族裔集團的性質和特點”。由於他們的倡導，美國學術界開始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幾個方面來研究ethnicity。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在此作一個簡單介紹。

文化多元性和民族同化是美國民族關係中並存的兩大特徵和兩種趨勢，二者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民族同化是一個民族群體同另一個民族群體融爲一體，分享共同文化

## 漫談移民心態(下)——

# 活出自己的精彩(二)

舒怡然

的過程。它通常以兩種具體形式得以實現，一是轉化型，即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二是融合型，即各種族群體相互融合，形成新的獨特文化。而“民族熔爐”理論正是這種融合型民族同化論的體現，它認爲不同民族的移民在美國“熔爐”中熔化成一體，形成了新的美國文化。這就是許多人热衷于講的融入。有必要說明的是，“熔爐”論最早是由歐裔白人提出來的，他們所謂的民族融合是指在白人的種族集團範圍之內進行的，比如說德國人、法國人、愛爾蘭人、英國人、猶太人、和俄國人等等。至於黑人、亞洲人和拉美裔民族群體，由於其在人種數量以及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相對弱勢，在很長時間內都被排斥或游離於白人的“民族熔爐”之外。所以，“熔爐”理論在一出爐時，本身就帶有鮮明的種族色彩。當然，時至今日，“民族熔爐”一說已經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

上面談到的僅僅是理論層面上民族融合的問題，現實的美國又是怎樣一番情景呢？因爲工作的緣故，我經常光顧一間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工作午餐廳，來這裏就餐的有各色人種，黑人、中國人、印度人、拉美人，當然白人還是佔多數。每次去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看到同樣的景觀，各色人種就緒先被分組了似的，各自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涇渭分明。我不敢說在美國這是否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每每見此情景，心里總有點點

然。是啊，融合融入，談何容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是人的天性使然。人們在尋找談話的朋友，哪怕只是個吃飯的陪伴，也總會遵從使自己感覺舒服的原則。我理解的融入，首先是要能夠彼此交流溝通，如果連朋友都做不了，再說多少天花亂墜的詞語都是空話。

這類實例還有很多，比如周末去教堂，韓國人有自己的教堂，猶太人也有自己的教堂。這里有信仰不同造成的，但也有僅僅是出于族群親和融洽的考慮。象韓國人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徒，但他們喜歡有自己的教堂，周末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除了聯絡感情，更能體驗一種強烈的社區感。

這些零零總總的社會現象勾勒出了一幅真實的美國圖畫，說它是“民族熔爐”並不確切，至少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說，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如果把美國比作是移民的海洋，融入其中的少數民族只能作爲不完全溶入的溶質，它既保留了自身的特質，但也不得不將自己置身于這個海洋當中。

作爲新移民，我們沒有必要總是糾結於是否“融入”主流，是否能夠成爲“熔爐”里的

看向前方，一抹神采飄過，充滿了向往，最後閉上了眼睛。喬布斯聽到我的問題後，或許會眼睛看向右前方，一抹神采呈現，一副向往的樣子。他會說及少年往事。

他17歲皈依佛門，18歲上學，19歲輟學。在那個躁動的年齡，他開始感覺到了深切的厭倦。他厭倦了美國社會極端物質化的追求，厭倦了成功學的燻陶：你必須在一個早上致富，你必須在一個早上成功，否則你只能恥辱地活着，你就是有罪的。他厭倦了這些。他要去印度尋訪神性的大師，他要去追求神性的永恆。

在印度呆了半年，他開始跟掉進冰窟里一樣，徹骨寒。他看到衆多的印度神性大師，在那里享受着民衆的供養，卻對民衆的福祉沒有絲毫在意。從古至今，這樣的大師多了去了。顯然，喬布斯不想複製他們的人生。還在17歲

時，喬布斯就在思考“如果今天是我活着的最後一天，我該做什麼？”

一天，他在印度鄉村百無聊賴地坐着。突然，電燈強烈地吸引了他。一如牛頓坐在樹下看到了跌落的蘋果，電燈讓喬布斯有了頓悟：愛迪生沒有說他有多少神性、主義、大愛，可是電燈這個奇妙的發明，卻把他的主義、大愛和哲學，整體呈現出來。生命的價值僅僅在于“創造偉大的發明，而不是賺錢！”像愛迪生一樣去創造“妙有”！

“妙有”，極致的“妙有”，一下讓喬布斯興奮起來。他苦苦尋覓的東西，終於在他落寞的時候呈現出來！這是喬布斯的初心。這也是他的哲學支點，生命的支點。憑藉這個支點，他撬動了地球。



喬布斯走了，卻能夠喚醒美國人、中國人、歐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的生命感和價值感，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

你十年寒窗，又做企業N年了，你不喜空談，你崇尚實幹，你想去全球市場上並購整合。除了對你表示敬仰，我要問：你找到撬動企業的支點了嗎？你找到撬動這個地球的支點了嗎？如果你感到我這個問題唐突，感覺到一時無處着手，那么你就別去想它，就閉上眼睛，沉靜一會兒。

我們設想，把我的問題提給史蒂夫·喬布斯，他又會怎么回答呢？喬布斯的回答，你一定與我一樣：把一個消費類電子公司做成全球市值最高；一個人顛覆了通訊業、音樂業、影視業、個人電腦業、物流業、軟件業等等所有他曾經涉足的行業。並且，還不只如此。他走了，卻能夠喚醒美國人、中國人、歐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的生命感和價值感，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

中電電氣(微博)集團的董事長陸廷秀，眼中含着淚水，一字一句地說：“如果我能像喬布斯一樣，不鬆口，保持對產品極致的追求，那么我的公司將不是今天130億元，而至少是500億元！”陸廷秀感嘆，他對極致的追求放鬆1分，他的團隊就可能放鬆2分、3分！千里之堤毀于蟻穴。細節的極致呀決定成敗！

如果我把問題直接提給喬布斯：“你撬動地球的支點是什麼？”喬布斯的回答也會讓你詫異。他的妹妹描寫，喬布斯臨死時，眼睛先看向她，再看向他的兒子，再看向夫人，最後眼光

一份子。記得我第一次去interview時，一位美國人給我的忠告是，“Be Yourself!”這句話很中肯。沒錯，做自己，做真實的自己，做你自己喜歡的那個自己。Be Yourself，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也許並沒那么容易。其實無論我們在哪里生活，都應該努力做自己，這是一個人自信心的表現。有了做真實自己的勇氣和信念，那我們也就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爲“熔爐”的一份子了。

我們選擇了移民這條人生路徑，以什麼樣的心態去生活很重要。自尊自信，做你自己，相信每個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這既是我的感悟，也是我的希望。

我想以新加坡藝術家郭寶昆的詩句作爲本文的結束語——“出發是我的選鄉，漂泊是我的家園。”(全文完)

